

再玄續靈

玄

鬼怪生

怪

記錄錄志



再 生 記

閻 選 撰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再生記及其他三種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再生記

唐 閻 選撰

顏畿

晉咸寧中琅琊顏畿字世都。得病就醫張璠。死于璠家。家人迎喪。旛每繞樹不可解。乃託夢曰。命未應死。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。今當復活。慎無葬我。乃開箱。形骸如故。微有人色。而手爪所刮摩。棺板皆傷。漸有氣。急以綿飲。瀝口能咽。飲食稍增。能開目。不能言語。十餘年。家人疲于供護。其弟宏都絕棄人事。躬自侍養。以後便衰劣。卒復還死。

王掄

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。巡至中城病死。凡一十六日而蘇。初疾亟。屬續之際。見二人追去。須臾入大城門。見朔方節度李林甫。相見拜揖。以爲平生時也。又見李邕。裴敦復數人于一府庭。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。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。冥司斷曰。林甫死後破家。楊國忠代爲相。其冬林甫死。楊果代之。掄兄攝亡已六年。時見之。攝云。爾未當死。若得錢三千貫。卽重生也。掄家在西定遠。去中城數百里。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逕。馳歸其家。斯須而升堂。告妻曰。我已死矣。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。其夕舉家咸聞窗牖間。窅然有物聲。犬亦迎吠。旣明。其妻泣言夢掄已死。求錢三千貫。卽取紙剪爲錢財。召巫

者焚之。掄得之。卽與人間錢不殊矣。冥中無晝夜。嘗如冬天大陰雪時。有鬼王。衣紫衣。決罪福。判官數十人。其定罪以負心爲至重。其被考理者。多僧尼及衣冠。掄在生時無他過。及定罪。唯舉食肉。旁一吏曰。此人雖食肉。不故殺。掄未病時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。手自封裹。置于佛堂內。及冥中。以此善得見地藏菩薩。當得更生。卽令取經。卽掄所封裹之經也。鬼王判官數人。皆平生相友善。相見恍惚不敘故。亦見其先府君夫人。拜伏之後。都無問訊。如不相識。又見諸先亡兄弟。亦無兄弟情。兄攝近亡。和睦如生。當以日近故也。吏曰。君有祿及壽。然此中之事。必不得洩之。言畢。奄然而活。

法慶

凝觀寺有僧法慶。造丈六夾紵像。未成暴死。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。三日並蘇。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。儀仗甚衆。見法慶在前。有一像忽來。謂殿上人曰。慶造我未成。何乃令死。便檢文簿云。慶食盡。命未盡。上人曰。可給荷葉以終壽。言訖。忽然皆失所在。大智便蘇。衆異之。乃往凝觀寺問慶。說皆符驗。慶不復能食。每日朝進荷葉六枝。齋時八枝。如此終身。同流請乞以成其像。

張汝

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汝者。無疾暴卒。數日而寤。初汝見亡兄來詣其門。汝甚驚。因謂曰。吾兄非鬼耶。何爲而來。兄泣曰。我自去人間。常屬念親友。若瞽者不忘視也。吾今爲冥府吏。往往奉使至里中。比以幽明

矣。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死者有妻弟武季倫卒且數年。其妻試呼之果應聲而至相與悲泣。因問此地何曠黑如是。季倫曰。冥途幽晦。無日月之光故也。又曰。吾生時積罪萬狀。茲受戮辱。聞兄喚暫來。不可久。掩泣而別。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。多言身被塗炭。詞甚淒咽。汝雖前去。亦不知止所。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。歷在左右。因徧呼其名。則如不聞焉。久之。有一人厲呼曰。平遙縣吏張汝。汝既應曰諾。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有幾。汝固拒之。于是命案掾出汝之籍。頃聞案掾稱曰。張汝未合死。冥官怒曰。未死何召之。掾曰。張汝兄爲役已久。請以弟代。雖未允其請。今自召至此。冥官怒其兄曰。何爲自召生人。不顧吾法。卽命囚之。而遣汝歸。汝謝而出。遂獨行。以道路曠晦。惶惑且甚。俄頃忽見一燭在數十里外。光影極微。汝喜曰。此燭殆人居乎。望影而前。可百餘里。覺其影稍近。迫而就之。乃見己身偃臥一榻。室有燭。卽其影也。汝自是寤。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。訊其家無一異者。

劉氏子妻

劉氏子者。少任俠有膽氣。常客遊楚州淮陰縣。交遊多市井惡少。鄰人王氏有女。求聘之。王氏不許。後數歲。因飢遂從戎。數年後。役罷。再遊楚鄉。與舊友相遇。甚歡。常恣遊騁。晝事弋獵。夕會狹邪。因出郭十餘里。見一壞墓。棺柩暴露。歸而聚飲。時夏夜暴雨初止。衆人戲曰。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。劉乘酒恃氣曰。我能之。衆曰。若審能。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。乃取一磚。同會人列名于上。令生持去。餘人飲而待之。生獨行。夜半至墓。月初上。如有物踳踳棺上。諦視之。乃一死婦人也。生捨磚于棺。背負此尸而歸。衆方歡語。

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。門開直入燈前。置尸于地。卓然而立。面施粉黛。髻髮半披。一座絕倒。亦有奔走藏伏者。生曰。此我妻也。遂擁尸致牀同寢。衆人驚懼。至四更。忽覺口鼻微微有氣。診視之。卽已蘇矣。問所以。乃王氏之女。因暴疾亡。不知何由至此。未明。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。整釵髻。疾已平復。乃聞鄰里相謂云。王氏女將嫁。暴卒未殮。昨夜因雷遂失其尸。生乃以告王氏。王氏悲喜。乃嫁生焉。衆咸歎其冥契。亦伏生之不懼也。

崔涵

後魏菩提寺。西域人所立也。沙門達多發墓取磚。得一人以送。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。以爲妖異。謂黃門郎徐紇曰。上古以來。頗有此事。不紇曰。昔魏時發塚。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。說漢朝廢立于史書相符。此不足爲異也。后令紇問其姓名。死來幾年。何所飲食。答曰。臣姓崔名涵。字子洪。博陵安平人。父名暢。母姓魏。家在城西阜財里。死時年十五。今乃二十七。在地下十二年。常似醉臥。無所食。時復遊行。或遇飲食。如夢中不甚辨了。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。果有崔暢。其妻魏雋問暢曰。卿有兒死。不暢曰。有息子涵。年十五而亡。雋曰。爲人所發。今日蘇活。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。暢聞驚怖曰。實無此子。向者謬言。雋具以實聞。后遣送涵家。暢聞涵至。門前起火。手持刀。魏氏把桃杖拒之曰。汝不須來。吾非汝父。汝非我子。急速去。可得無殃。涵遂捨去。遊于京師。常宿寺門下。汝南王賜黃衣一通。性畏日。不仰視天。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。常走于路。疲則止。不徐行也。時人猶謂是鬼。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。里內之

人多賣送死之具。及諸棺槨。涵謂曰。柏棺勿以桑木爲槨。人間其故。涵曰。吾在地下。見發鬼兵。有一鬼稱是柏棺。應免兵。吏曰。爾雖柏棺。桑木爲槨。遂不免兵。京師聞此。柏木湧貴。人疑賣棺者教涵。故發此言。

崔敏殼

博陵崔敏殼。性耿直。不懼神鬼。年十歲時。常暴死。死十八年而後活。自說被枉追。敏殼苦自申理。歲餘獲放。王謂敏殼曰。汝合却還。然屋舍已壞。如何。敏殼固求還。王曰。宜更托生。倍與官祿。敏殼不肯。王難以理屈。徘徊久之。敏殼陳訴稱冤。王不得已。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。數載方還。藥至布骨。悉皆生肉。唯脚心不生骨。遂露焉。其後家頻夢敏殼云。吾已活。遂開棺。初有氣。養之月餘方愈。敏殼在冥中。檢身當得十政刺史。遂累求凶闕。輕侮鬼神。卒獲無恙。其後爲徐州刺史。皆不敢居正廳。相傳云。項羽故殿也。敏殼到州。卽勅洒掃視事。數日。忽聞空中大叫曰。我西楚霸王也。崔敏殼何人。敢奪吾所居。敏殼徐云。鄙哉項羽。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。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。且王死烏江。頭行萬里。縱有餘靈。何足畏也。乃帖然無聲。其廳遂安。後爲華州刺史。華岳祠傍有人。初聞廟中喧呼。及視庭燎甚盛。兵數百人。陳列受勅云。當與三郎迎婦。又曰。崔使君在州。勿妄飄風暴雨。皆云不敢。旣出。遂無所見。

王穆

太原王穆。唐至德初。爲魯晏部將。于南陽戰敗。軍馬奔走。穆形貌雄壯。馬又奇大。賊騎追及。以劍自後斫穆頸。殪而隕地。勛骨俱斷。唯喉尙連。初冥然不自覺死。至食頃乃悟。而頭在臍上。方始心惋。旋覺食漏。遂

以手力扶頭還附頸。須臾復落。悶絕如初。久之方蘇。正頸之後。以髮分繫兩畔。乃能起坐。心亦茫然不知自免。而所乘馬初不離穆。穆方一足踐鐙。而左膊髮解。頭墜懷中。夜後方蘇。復繫髮正首。心念馬臥方可得上。馬忽橫伏穆前。因得上馬。馬亦隨之起。載穆東南行。穆兩手附兩頰。馬行四十里。穆麾下散卒十餘人羣行。亦便路求穆。見之扶寄村舍。其地去賊界四十餘里。衆心汹懼。遂載還旻軍。軍城尋爲賊所圍。穆于城中養病二百餘日。方愈。繞頸有肉如指。頭竟小偏。

士人甲

晉元帝世。有甲者。衣冠族姓。暴病亡。見人將上天詣司命。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。不應枉召。主者發遣令還。甲尤脚痛不能行。無緣得歸。主者數人共愁相謂曰。甲若不能歸。我等坐枉人之罪。遂相率具白司命。思之良久曰。適新召胡人康乙者。在西門外。此人當遂死。其脚甚健。易之彼此無損。主者承勅出。將易之。胡形體甚醜。脚殊可惡。甲終不肯。主者曰。君若不易。便長決留此耳。不獲已。遂聽之。主者令二人並閉目。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。仍卽遣之。豁然復生。具爲家人說。發視果是胡脚。叢毛連結。且胡臭。甲本土。愛翫手足。而忽得此。了不欲見。雖獲更活。每惆悵殆欲如死。旁人見識此胡者死。猶未殯。家近在茄子浦。甲親往視胡尸。果見其脚著胡體。正當殯斂。對之泣。胡兒並有至性。每節朔。兒並悲思。馳往抱甲脚號咷。忽行路相逢。便攀援啼哭。爲此每出入時。恆令人守門以防胡子。終身憎穢。未嘗悞視。雖三伏盛暑。必復重衣。無暫露也。

玄 怪 記

徐 炫 撰

本館據龍威秘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玄怪記

唐 徐 炫 撰

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。一日有行人飲訖。懷中出石子一升與之。曰。種此可生美玉。并得好婦。如其言種之。有徐氏女極美。試求之。徐公曰。得白璧一雙即可。乃於所種處得璧。遂妻之。楊道和夏於田中。有雷神至桑下。霹靂下擊之。道以鋤格其肱。遂落地不得去。色如丹。目如鏡。毛角長三尺餘。狀如六畜。頭似獼猴。

盧汾夢入螳穴。見堂宇危豁。題曰審雨堂。

廬陵太守龐企。自云。其乃祖非罪繫獄。牆上有螻蛄行其左右。謂曰。爾有神能活我死否。因投食與之。螻蛄食盡去。有頃復出行。形體稍大。乃復與食。如此數月間。其大如豚。及將刑之夜。螻蛄掘壁爲大穴。乃破械從之出亡。後遇赦免。故龐氏世祀螻蛄。

狄希中山人也。能造千日酒。飲之千日醉。時有州人姓劉。名玄石。好飲酒。往求之。希曰。我酒發來未定。不敢飲。君石曰。縱未熟。且與一盃得否。希中聞此語。不免飲之。復索曰。美哉。可更與之。希曰。且歸。明日當來。只此一盃。可眠千日。石別似有忤色。至家醉死。家不之疑。哭而葬之。經三年。希曰。玄石必應酒醒。宜往問之。旣往石家。詰曰。石在家否。家人皆怪之。曰。玄石亡來。服已闋矣。希驚曰。酒眠千日。今合醒矣。乃命其家。

人鑿塚破棺看之。塚上汗氣徹天。遂令發塚。方見開目張口。引聲而言曰。快哉醉我也。因問希曰。汝作何物。令我一盃大醉。今日方醒。日高幾許。墓上人皆笑。被石酒氣衝入鼻中。亦各醉臥三月。

青蚨似蟬而差大。其味辛可食。每生子必於草葉大如蠶子。人將子歸。則母亦飛來。卽以母血塗錢八十文。以子血復塗餘錢。每市物。或先用子者。卽母歸。用母卽子歸。如此輪環不已。

安豐侯王戎。常赴人家殯殮。主人治棺未竟。安豐在車上。仰見空中有一異物如鳥。熟視轉大。漸近見一乘赤馬車。一人在中。着幘赤衣。手持一斧至地下。車徑入王車中。廻環久之。謂王曰。君神明清照。物無隱情。凡人家殯殮葬送。苟非至親。不可急往。良不獲已。可乘赤車。令髯奴御之。及乘白馬。則可禳之。因謂戎君當致位三公。語良久。主人內棺當殯。衆客悉入。此鬼亦入。旣入戶。鬼便持斧行棺。牆上有一親趨棺。欲與亡人訣。鬼便以斧正打其額。卽倒地。左右扶出。鬼於棺上視戎而笑。衆悉見鬼。持斧而出。

續 玄 怪 錄

撰 人 不 詳

本館據龍威秘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續玄怪錄

延州婦人

昔延州有婦人。白皙頗有容貌。年可二十四五。孤行城市。年少之子。悉與之遊。狎昵薦枕。一無所却。數年而歿。州人莫不悲惜。共醴喪具。爲之塋焉。以其無家。瘞於道左。大歷中。忽有胡僧自西域來。見墓。遂趺坐。具敬禮。焚香圍繞。讚歎數日。人見。謂曰。此一淫縱女子。人盡夫也。以其無屬。故瘞於此。和尚何敬耶。僧曰。非檀越所知。斯乃大聖慈悲喜捨。世俗之欲。無不徇焉。此卽鎖骨菩薩。順緣已盡。聖者云耳。不信。卽啓以驗之。衆人卽開墓視。遍身之骨。鈎結皆如鎖狀。果如僧言。州人異之。爲設大齋。起塔焉。

臨海射人

吳末。臨海人入山射獵。爲舍住夜。中一人長丈。着黃衣白帶。徑來謂射人曰。我有讐尅。明日當戰。君可見助。當厚相報。明日食時。君出溪邊。敵從北來。我南往。白帶者我。黃帶者彼。射者許之。明出果聞岸北有聲。狀如風雨。草木四靡。視南亦爾。唯見二大蛇長十丈。於溪中相遇。便見盤繞。白蛇勢弱。因引弓射之。黃蛇死。日將暮。復見昨人來辭謝云。住此一年獵。明年去。慎勿復來。來必爲禍。射人曰。善。遂停一年獵。所獲甚多。家至巨富。數年後復憶先所獲多。乃忘前言。復更往獵。見先白帶人告曰。我語君勿更來。不能見用。讐子已大。今必報君。非我所知。射人聞之甚怖。便欲走。乃見三烏衣皆長八丈。俱張口向之。射人卽死。

